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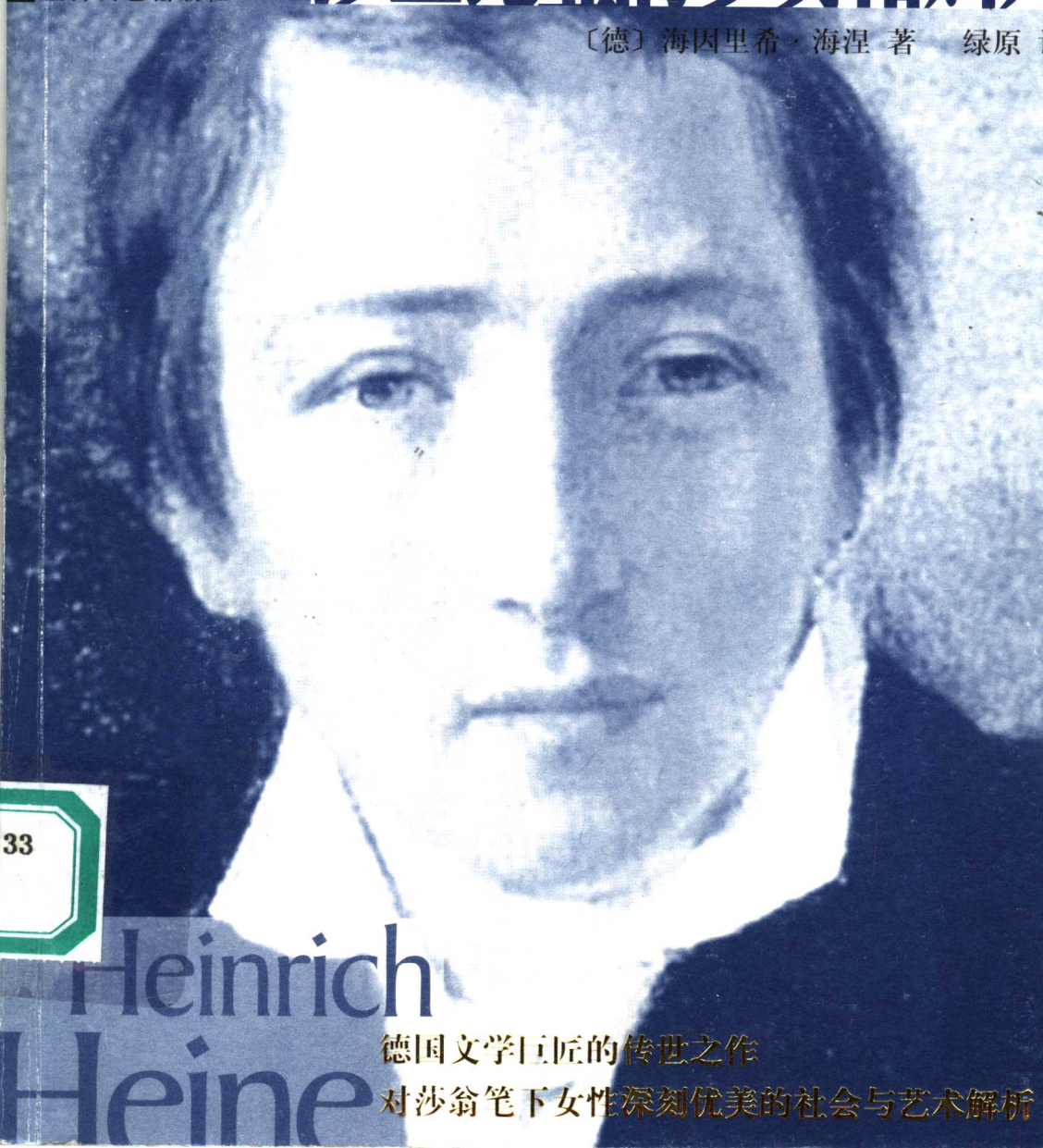
Shakespeares Mädchen Und Frauen

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

插图版经典译丛

上海文艺出版社

〔德〕海因里希·海涅 著 绿原 译



33

Heinrich

Heine

德国文学巨匠的传世之作

对莎翁笔下女性深刻优美的社会与艺术解析

· 插图版经典译丛 ·

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

〔德〕海因里希·海涅 著

绿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 / (德) 海涅著, 绿原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321-3058-0

I. 莎… II. ①海…②绿… III. 莎士比亚, W. (1564-1616)-
戏剧文学-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IV. I561.0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8245 号

策 划: 曹元勇

责任编辑: 海力洪

封面设计: 周志武

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

[德] 海 涅 著 绿 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1 2/3 插页 2 字数 109,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ISBN 978-7-5321-3058-0/I · 2339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483425

■ 海因里希·海涅 (Heinrich Heine, 1797-1856)

继歌德之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诗人，被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出身犹太商人家庭，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过拿破仑战争。1825年接受基督教洗礼，获法学博士学位。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迁居巴黎，1843年结识马克思，1848年患严重瘫痪症卧床直至逝世。他的早期创作主要有充满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诗《歌集》(1827)和四卷《旅行记》(1826-1831)。旅居法国后，写出代表作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和文艺论著《论浪漫派》(1836)、《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1838)等。1844年为支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而写作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受到恩格斯的激赏。

■ 《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

海涅在少年时代便十分迷恋莎士比亚的戏剧。就读波恩大学时，与莎剧德语翻译家过从甚密。1827年夏访英时首次观看莎剧演出，激动不已。1838年，巴黎出版商请海涅为英国名家制作的四十五幅铜版画配文，海涅正患眼疾，躺在病床上口述而成此书。《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是两位世界文化巨人思想碰撞的结晶。海涅由评莎剧女角生发，纵论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剖析独到，出人意料，同时尽展亦庄亦谐的大师风采，亦使此书成为世界文化史上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成果之一。

此译本由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绿原先生译出，文句洗炼隽永，堪称译作精品。



插图版经典译丛 已出书目

《驼背小人》

定价：18元

现代伟大思想家和文体家的深邃回忆
西方评论家誉为“我们时代最优美的散文创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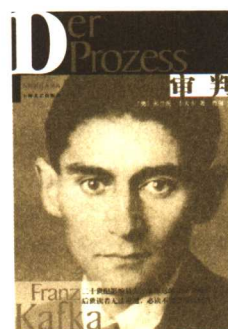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 徐小青 译



《爱尔兰日记》

定价：25元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全球畅销作品
二十世纪最富同情心的散文杰作
[德]海因里希·伯尔著 孙书柱 刘英兰译



《巴黎的忧郁》

定价：26元

现代派文学鼻祖的代表作品
十九世纪末巴黎阴暗丑陋的城市图景
[法]沙尔·波德莱尔 著 胡小跃 译



《审判》

定价：35元

二十世纪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文学大师
后世读者无法逾越、必读不可的现代经典
[奥]弗兰茨·卡夫卡 著 曹庸 译

《布拉格小城画像》

定价：37元

让捷克文学走向世界的著名诗人、小说家
全方位展示布拉格小城区市民的狭隘、愚昧、庸俗

[捷克]杨·聂鲁达 著 杨乐云 蒋承俊 译

目 录

一、引言	2
二、悲剧（之一）	40
三、悲剧（之二）	76
四、悲剧（之三）	100
五、喜剧（之一）	160
六、喜剧（之二）	182



海因里希·海涅

一、引言



图：莎士比亚像（J·泰勒作）

我认识汉堡一位善良的基督徒，他怎么也不能容忍这件事，我们的天父和救世主竟是犹太人出身。一想象到，那个值得无限崇敬的人，完美无缺的典范，反倒属于那些从来不擤的长鼻子一族，他便不禁义愤填膺了；那些在街头叫卖荒货的长鼻子们，他压根儿就瞧不上眼，尤其叫他恶心的是，他们居然跟他本人一样，搞起香料和颜料的大宗买卖来，损害到他私有的利益。

威廉·莎士比亚之于我，恰如耶稣基督之于汉蒙尼亚^①的那位优秀的儿子。一想到他毕竟是个英国人，属于那个由上帝一怒之下创造出来的最别扭的民族，我也是满肚子不痛快。

多别扭的一个民



左图：艾汶河畔斯特拉福镇莎士比亚的出生地

右图：1575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驾临莎士比亚家乡斯特拉福镇。莎士比亚时年十一岁。

4

族，多败兴的一个国家呀！多古板、多乏味、多利己、多狭隘、多英国气呀！这样一个国家，要不是海洋害怕翻胃的话，老早就把它一口吞没了……这样一个民族，一个灰溜溜的、打呵欠的怪物，它的呼吸充满了闷人的浊气和要命的厌倦，它大概终归会把自己吊死在一根粗大的船缆上……

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样一个民族中间，威廉·莎士比亚于一五六四年四月出世了。

但是，那时的英格兰——感谢他赐予我们人间福音（世人这样称呼莎士比亚的戏剧）的那个人，便诞生在那里的名叫 Stratford upon Avon^②的北方伯利恒——那时的英格兰当然同今日的英格兰大不一



样；人们还管它称 merry England（快乐的英格兰），它正繁荣在五光十色中、假面舞的欢乐中、深谋远虑的癫狂行为中、意

气风发的事业心中、洋溢的激情中……那里的生活还是一场斑斓的竞技，虽然华贵的骑士们亦庄亦谐地扮演主角，但嘹亮的号角却也激动



了平民的心……人们不喝浓烈的麦酒，而喝轻松的葡萄酒，这种民主的饮料灌得那些人醺醺然忘其所以，平起平坐，而方才在清醒的现实舞台上，他们还在按照品级和出身区分着彼此……

从此以后，这种丰富多彩的兴致退色了，快乐的喇叭声沉寂了，美妙的醉意消失了……而世称《威廉·莎士比亚戏剧集》的这部书，却被留存在人民手中，作为艰难时代的慰藉，作为那个 merry England 真正存在过的证据。

① 汉蒙尼亚，汉堡的拉丁文名称，原指汉堡的守护女神。

② 莎士比亚的故乡，可译作“艾汶河畔斯特拉福镇”。英国人常写作 Stratford-on-Avon。

这是一种幸运，莎士比亚正赶上了时代，他是伊丽莎白和雅各布^①的同代人，那时新教虽然已经表现在无拘无束的思想自由中，但一点也没有影响到生活和天性，而王权则为没落的骑士制度的余晖照耀着，还在全部诗意的荣华中闪闪发光。是的，中世纪的国教，天主教，已经在理论上被摧毁了；但它仍然带着完整的魅力生活在人们的感情中，仍然保存在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见解中。直到后来，清教徒们才得以把旧日的宗教一朵一朵地根除掉，并把那种寂寞的忧郁像一层灰暗的雾罩似的铺张到了全国，那种忧郁此后便日见没精打采，筋疲力尽，以致退化成为一种温吞吞、哭兮兮、昏昏欲睡的虔敬主义。像宗教一样，英国的王权在莎士比亚时代，也还没有经受那些微弱的变革，那些变革今天在那里以立宪政体的名义被贯彻着，即便对于欧洲的自由不无裨益，但无论如何并没有为艺术造福。同那个伟大的、真正的、最后的国王查理一世的血一起，所有的诗意都从英格兰的脉管中流出去了^②；诗人或许在精神上预感到这件可悲的事变，但却没有作为同代人经历到它，他真算是三生有幸。莎士比亚在我们今天经常被称为贵族。我绝不想来反驳这个指控，反之宁愿为他的政治倾向辩护，当我想到，诗人的有先见之明的慧眼已经从大量朕兆中，预知出那个制造清一色的清教徒时代，那个时代把一切生活乐趣、一切诗意

和一切明亮的艺术连同王权一起给消灭了。

真的，在清教徒统治时期，艺术在英国是失宠的；福音派的狂热特别对戏剧文学逞凶，连莎士比亚的名字多年来也在人民的记忆中泯灭了。今天从当时的一些小册子，例如从大名鼎鼎的普利因的《Histrio-Mastix》^③中读到，对于可怜的表演艺术，曾经进行过怎样毒辣的咒逐，实在使人不胜惊讶。我们有必要过分认真地为此类狂热愤恨清教徒吗？的确不必；在历史上，每个忠实于自己内在原则的人都是正确的，这些阴沉而执拗的头脑只服从那个敌视艺术的精神的一贯性，那种精神在教会成立的头一世纪中就已显示出来，直到今天还或多或少地在偶像破坏方面施展威风。这种古老的、不可调和的对于戏剧的反感，无非是在两个截然相异的世界观之间统治了一千八百年

① 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为一五五八年至一六〇三年，雅各布王（即詹姆士一世）在位期间为一六〇三年至一六二五年。

② 查理一世，于一六四九年为资产阶级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③ 威廉·普利因（1600-1669），英国清教徒作家，一六三三年在伦敦出版小册子《Histrio Mastix 或曰优伶酷评》，攻击剧院和演员。

HISTORIO-MASTIX.

THE PLAYERS SCOURGE, OR, ACTORS TRAGÆDI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herein it is largely evidenced, by divers Arguments, by the concurring Authorities and Resolutions of sundry texts of Scripture; of the whole Primitive Church, both under the Law and Gospell; of 55 Synodes and Councils; of 71 Fathers and Christian Writers, before the yearc of our Lord 1200; of above 150 foraine and domestique Protestant and Popish Authors, since; of 40 Heathen Philosophers, Historians, Poets, of many Heathen, many Christian Nations, Republics, Emperors, Princes, Magistrates; of sundry Apostolically, Canonically, Imperiall Constitutions; and of our owne English Statutes, Magistrates, Universities, Writers, Teachers.

That popular Stage-plays (the very Pompes of the Divell which we renounce in Baptisme, if we beleave the Fathers) are sinfull, heathenish, lewde, ungodly Spectacles, and most pernicious Corruptions; condemned in all ages, as intolerable Mischiefs to Churches, to Republickes, to the manners, mindes and soules of men. And that the Profession of Play-poets, of Stage players; together with the penning, acting, and frequenting of Stage-plays, are unlawfull, infamous and misbecoming Christians. Also that the unwholesome of seeing of beholding Academicall Entertaines, briefly discussed; besides sundry other particulars concerning Dancing, Dring, Heale-drinking, &c. of which the Table will informe you.

By WILLIAM PRYNNE, an Vtter-Barrester of Lincolnes Inne.

Cyprian. De Spectaculis lib. p. 244.

Fugientia sunt ista Christianis fidelibus; ut tam frequentes divitum, tam vana, tam perniciosa, tam sacrilega Spectacula: quia, etsi non haberent crimen, habent in se et maximum, et parum congruentem fidelibus vanitatem. Lausantius de Verbo Cultu cap. 20.

Vitanda ergo Spectacula omnia, non solum ne quid vitiosum profectibus insidiat, &c. sed ne cuius rei vulgari consuetudo deinceps, atque à Deo et à bonis operibus avortat.

Chrysostom. Hom. 38. in Matth. Tom. 2. Col. 299. B. & Hom. 8. De Penitentia, Tom. 3. Col. 750. Immo vere, his Theatralibus ludis cunctis, non leges, sed iniquitatem exercitum, et omnem civitatis pacem conturbatis: Etenim Theatrum, communis iniquitatis officina, publicum incontinentie gymnasium, cathedra pestilentie, effusio lacrimarum, plurimumque morbum plena Babylonica fornax, &c.

Augustinus De Civit. Dei, l. 4. c. 1.

Si constanti modo boni et boni fidei homines in civitate essent, nec in rebus humanis Ludi senescere esse debuissent.

LONDON,

Printed by E. A. and W. J. for Michael Sparke, and are to be sold at the Blue Bible, in Greene Arbour, in little Old Bayly. 1633.

左图：普利因《Histrio - Mastix》书影

的那种宿仇的一个方面，一种世界观生发在犹太的贫瘠的土壤上，另一种则生发在繁荣的希腊。的确，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圣徒陵墓和艺术摇篮之间、精神的生活和生活的精神之间的仇怨已经持续一千八百多年之久，由此而引起的相互摩擦，明争暗斗，被公开在通晓内情的读者面前。我们从今天的报纸上读到，巴黎的大主教拒绝为一个可怜故世的演员举行通常的葬礼，须知这种行为绝不是出于教士的刚愎自用，只有浅见之徒才在这里看到褊狭的恶意。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毋宁是一种古老的、反艺术的决死战斗的激情，而艺术则历来被希腊精神经常当作讲坛，以鼓吹生活，反对禁欲的犹太主义；教会把演员当作希腊主义的工具加以迫害，这种迫害也不放过诗人，因为他们只从阿波罗汲取灵感，并为被放逐的异教神在诗的国土中保证了一席容身之地。或许这里也是某种仇怨在作祟吧？在最初两世纪中，演员乃是苦恼的教会的死敌，《圣徒言行录》便经常提到，这些渎神的优伶们在罗马的舞台上，为了取悦异教贱民，怎样致力于丑化拿撒勒人^①的

^① 拿撒勒为耶稣的故乡，拿撒勒人转义为基督教徒。



生活方式和宗教秘规。或许就是这种相互猜忌，在教会语言和尘世语言的仆人之间，造成了不共戴天的决裂吧？

除了苦行的宗教热忱外，还有共和主义的政治狂热，鼓舞着清教徒仇恨古代英国的舞台，因为在那里不仅颂扬过异教和异教观点，而且还颂扬过保皇主义和贵族世系。我在另一个地方指出过，那时的清教徒和今日的共和主义者，在这方面真是何其相似之极。但愿阿波罗和不朽的缪斯保护我们免于后者的统治吧！

在上述宗教和政治动荡的旋涡中，莎士比亚的名字长时期内消失了，几乎过了一整个世纪，它才恢复自己的声誉和光荣。但是，从此以后，他的威望便与日俱增，他仿佛成了那个几乎一年十二个月都见不到真太阳的国土、那个万劫不复的岛屿、那个单欠南方气候的 Botanybay^①、那个煤气蒸腾、机声聒噪、教味十足、酩酊大醉的英格兰的一个精神上的太阳！仁慈的造化绝不会完全剥夺她的众生的继承权，她拒绝了英国人一切美妙事物，既不赋予他们歌喉，也不赋予